□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金鋼鑽

農孫題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第三百六十八號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期
國境內全年兩元半年一元
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
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
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
加一

廣告刊例
(新聞欄)十五字高二英寸
寬爲一格每期每格洋十元
(內中縫)分三格每期每格
洋六元(封面)分十五格每
期每格洋五元(外中縫)分
三格每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後幅)請與維羅廣告公司
接洽(在三馬路望平街口)

本報啟事
本報因主任張一甃君辭職北上、所有浙江路寗波路六十五號之通信處、亦早退賃、現暫託南市小南門外南洋印刷所代收函件、俟覓得固定地址、再行佈告、

非非影片公司

浪蝶

十二月廿八日起在
上海大戲院連映四天
每晚加
薛覺先
即該片導演章非君
□登台表演拿手粵劇□
并請音樂大家尹自重君等拍和

民新影片公司出品
編劇 歐陽予倩 導演

三年以後

十二月廿九日至陽曆元旦止
准在中華大戲院開映

愛美電影社

合浦珠還

王暘魚導演
蔣海倫 潘雪艷 主演
現在各大戲院開映

一天影片公司第一次偉大出品
古裝稗史劇

孟姜女

主演
許寶玉　王惜珍　周空空　許靜珍　畢豪民　陳影秋　周志剛　龔一雷
置景 王冷佛　編劇 周戲塵　導演 鄭痴公　說明 鄭沉公　攝影 翁寄生

北京大戲院三天好戲
長城畫片公司出品
李澤源導演
主演 劉漢鈞 楊愛立 雷夏電 劉繼羣 傑作
程沛霖攝影

苦樂鴛鴦

從十二月廿日起至一月一日止

最高尚之國貨

梅蘭芳香烟出世

梅蘭芳牌香烟係由高等技師揀選頂上菸葉加工製成罐上印有梅郎倩影置諸案頭不啻與梅郎晤言一室也

著名 **實驗保腎固精丸**

提綱——確有特效的強壯劑

(主治)身體虛弱，心腎不寗，遺精盜汗，精關寬弛，四肢疲倦，腰骨酸楚，飲食減少，夜不安眠，頭暈眼花，心悸神昏等症，

(效驗)無論青年老年，有病治病，無病補身，轉弱爲強，操劵可待，自民五迄今，歷治多人，譽年衆口，謂予不信，試服便知，

(價目)每盒大洋一元每打大洋十元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時事新報隔壁〕

△愛華製藥會社發行▽

醫藥論壇

□暴厥　(陸士諤)

天氣暴寒、最多暴厥之症、因身內之陽、爲嚴寒所遏、不得宣發、鬱極本已生風、加以重裘爐火、引起內風、內風鴟張、厥陽上逆、遂至一發而不可收拾、其症痰升氣逆、甚至口不能言、食不能入、治標之法、當與化痰平氣、治本之方、惟有柔肝息風、化痰當避剛燥、柔肝當避滋膩、以風由內起、剛燥反足以助風、膩能滯絡、滋膩反窒其氣機、此吾師唐純齋先生訓誨之言、十謂書紳誌記、行之二十載而無有或爽者也、今年滬上奇寒、此種症甚多、余遵師訓撰方、治愈者十有八九、惟浙甯俞子章君之母夫人、以年事太高、元氣已竭、下則洩瀉、上則痰升氣逆、余竭盡棉力、終無毫末補助、是則吾心不能無歉然也、

時節氣候、合爲一歲、時有四、節有二十四、氣有六、候有七十二、古聖王制曆頒朔、欲吾民善攝生也、今之談衛生者、於時節氣候根本之要、均不講究、且除廣東曆本外、尋常曆本、於最要之七十二候、曾擯不載錄、何月何日交某候、竟無從檢尋、而醫者治病、亦祇談時節、不講氣候、則無或乎醫學之日衰也、

六氣載在內經、七十二候載在月令、今人不讀古書、問之都瞠目不能對、如今月爲十一月、小雪節後爲太陽寒水主氣、而初九日虎始交、十四日荔挺出、十八日蚯蚓出、則候也、

內科 **陸士諤**

診例
(診金)門診一元、出診英租界六元 遠則遞加號金加一 拔號加倍 通函論症四元
(時間)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出診下午三時至六時
診所、英租界跑馬廳西路念三號

明星影片公司新片

新片預告
導演 卜萬蒼
主演 楊耐梅 朱飛
合演 蕭英 譚志遠 王獻齋 馬徐維邦 李麗娜 李時苑 龔稼農 黃君甫 湯傑 王夢石

良心復活

十二月廿九日起一月一日至新中央戲院連映四天

上海四馬路 太和大藥房發行
天下名藥
花柳病毒皮膚瘡癩聖藥
哈士蘭 內服外擦 六零六
內服的……治一切花柳病毒內蘊瘡痛外發潰爛特具神効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外擦的……治梅瘡疳瘡癬爛及一切皮膚疥癬收口奇速 每盒洋一元樣盒二角

德醫博士江逢治監製
專治肺勞藥水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半
百補強身血 每瓶一元二角
潤肺咳嗽藥水 大瓶一元 小瓶六角
瘋溼骨痛藥水 每瓶八角
精衣白濁丸 大瓶一元 小瓶五角
上海四川路A一三四號
江逢治化學製藥公司啟

五洲 **美容霜**

秋乾燥裂、減損容光、保持嬌嫩、惟在化裝、滋膚珍品、日美容霜、潔同雪白、雅如蘭芳、婦女搽之、艷比王嬙、擦之妝之、嬌嫩異常、價廉物美、舉世無雙、

價目 一磅瓶七角 中瓶二角 大瓶三角 小瓶一角

發行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轉角 五洲大藥房
本埠分店天后宮橋北堍
各埠分號及各大藥房百貨商店均售

承辦全國廣告

△手續便利
△取價低廉

全國各報廣告　沿路牌子廣告
各處招貼廣告　舞台戲幕牆壁
杭州西湖商場陳設廣告　代繪美術圖樣
代製銅鋅鉛版　承印精良印刷

凡係廣告範圍均可承辦如蒙惠顧完全服務無任歡迎此佈

維羅廣告公司啟
上海三馬路望平街口N念四號
電話中央四六一五號

老幼咸宜

司各脫乳白鱉魚肝油

司各脫能保障男女老幼之健
人生最患疾病最爲痛苦疾多時嗽急鼻塞頭
不已呼吸窒礙值此時令上述諸病尤爲
司各脫乳白鱉魚肝油確能除一切
諸症且能補療壓力實爲無上之妙品也男女老幼
均極相宜
近來假冒甚多購時務須認明包封上印有負魚夫負大魚商標爲記庶免受欺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感冒傷風

閣下如患感冒傷風亟需服用紅色清導丸以解救之蓋自覺既受感冒第一先當使腸胃清潔也大便秘結非但能使傷風增劇且亦爲各症致病之由即如頭痛頭暈目眩胃不消化飲食乏味眼窗骨四週酸痛皮膚紅瘰口氣穢濁諸恙蜂起甚至因秘結日久多患痔瘡之惡疾是以免去大便秘結之患爲當務之急切者也家中必先常備紅色清導丸一瓶以防不時之需耳汴洛鐵路韓莊車站代理站長陳川至先生來函云鄙人自今夏來韓莊服務以來因冷熱不調時間不定未及數日忽覺腹中緊痛大便秘結遂購服紅色清導丸即見大便暢達腹中積垢全去大便每日一次恢復以前原狀皆紅色清導丸之功也謹此伸謝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藥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368

本報各稿皆有版權[illegible]

紀白寶山

（野史）

白寶山之爲人如何、吾人第就其命名觀之、以爲司馬相如有慕於藺相如、則白寶山亦有慕於徐寶山也、而不知其人、實一極漂亮之軍人、甲子之役、凡軍事進退、皆有戀戀不忍去之意、白則不然、自請周防、警告人曰、我的軍隊、久居滬上、將成花柳軍矣、其識見洵非張允明輩所可及也、至白之軍隊、在甲子以前、誠有化子軍之號、然近二年來、白氏目擊孫軍之形式整齊、精神貫注、乃亦急起直追、力事整頓、凡具軍事學識者、前往投效、白氏無不傾心延納、優與位置、故近日白之軍隊、服裝齊全、操練純熟、儼然已成盛軍勁旅、最近奉命移駐宜長、或竟將開赴浙東、與孟昭月共禦黨軍、吾人不妨拭目俟之、

聯黨相持中之浙江

（吾亦浙人）

浙江人士甫將自治之招牌掛出、而聯軍大隊已由長安直趨閘口、前鋒日已渡江作戰、是聯黨兩軍、終不免在浙一戰、聯軍而勝、浙西一帶、可保[illegible]、聯軍[illegible]、兩浙地方、[illegible]士矣、[illegible]浙之運匪不甚惜、其失之太[illegible]耳、當夏超獨立[illegible]、裕輔成等、即主自治、徒以夏[illegible]黨人包圍、未由實施、使彼時果實行、孫軍[illegible]及、自必允[illegible]、黨軍亦可不違入浙、浙之爲浙、正未可知、無奈彼時不及實行、今孫[illegible]遠日殘百里、長江以北、既已讓諸魯軍、七閩以南、又已委諸黨軍、其嫡屬之十餘師旅及周鳳岐人之五旅、半個江蘇、如何能容納得下、其必不肯放棄浙江明矣、友人一佛自南京來、爲述南京軍事會議之概略、一佛供職直魯聯軍、其所見聞極爲翔實、據云、當日列席者、太半爲孫軍要人、陳調元白寶山皆由防地趕到、魯軍亦有多人傍聽、議決對浙取軍事行動、其要點有四、一、打通入贛要道、二、保障上海地方、三、接應閩省潰兵、四、讓出江蘇防地、其前敵司令一職、第三方面（即沿滬杭線）當然屬之孟昭月、第四方面（即宜長水道）孫初陽竟盧香亭、繼以疾辭、力保白寶山、會議席上、以孟昭月白寶山爲最驍勇、孟昭月曾言孫聯帥如不要斷浙江、我姓孟的擔保浙江、又言聯帥和盧督帥、前在江西辛苦得很、此事不妨交給我辦、言下大有虹霓關王伯黨[illegible]遇見秦叔寶程咬金[illegible]回來、王伯黨說、[illegible]位將軍勝敗如何、秦程都說、大敗而回、王伯黨說、待小弟抵擋一陣[illegible]、白寶山亦言宜長水道、素有經驗、此行決不有負聯帥、臨行之時、並向孫拍胸大言曰、此行成功、是託聯帥的福、如其失敗、算我姓白的賬、孫氏對之、頗爲嘉許、觀此一席會議、聯軍對浙取積極手段、已無疑義、惟兵凶戰危、古有明訓、今後聯軍轉戰嚴衢、是否能將黨軍逐出浙江、或進一步而入江西、尚在不可知之數、乎黨軍方面、前次喧傳王俊劉峙兩師已抵衢州、使衣軍已入杭垣、一霎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乃久而久之、仍不聞有進展消息、何也、據與彼方有關係者云、黨軍在贛、受創太鉅、且下在贛軍隊、都就贛軍改編、非訓練一兩個月、不能臨陣作戰、又何應欽在閩[illegible]、尚未就緒、大約須俟何軍抵浙、方可積極向浙發展、惟近日報載聯軍行將開往上江、或亦先發手爲強之意、所謂黨軍者、將迫而應戰歟、抑退守待援歟、雖非我人之所能知、要之贛事不解決、則浙人不能安枕、大寒歲暮、戰爭不息、我小民之廢時失業、避難逃生者、誠不知何日可以返故鄉、樂餘生也、噫、

坤伶盧翠蘭之兩種戲裝

記徐韋曼

（嘻嘻上人）

現任上海縣知事徐韋曼、字魁甫、年方而立、生長滬濱、嘗肄業浦東中學校、卒業後、留學新大陸數年、此次蒞篆滬上、鑒於前任縣知事之聲名狼藉、受地方人士之切齒也、頗有願爲好官之志、故歷任知事之視倒換地保圖賦爲利藪者、徐則分文不取、且必嚴戢之、[illegible]邑地保、咸誦不置、聞徐幼時頗頑皮、頑皮滬諺謂之曰會鑽、徐即師小說家李常覺之故智、因亦以諧聲格取名曰韋曼云、

冢的新聞

（老厭）

新聞這個名詞、我說不單指最初發現的事而言、同是一事、接近的場化先聞、距離的地方後聞、後聞者、雖只前後一分一秒鐘、不得謂之新聞、又天下人皆聞、我獨未聞、及其聞也、雖在幾千萬年之後、我不敢謂之舊聞、我不謂之舊聞、當然我不承認天下人先我而聞、不承認天下先我而聞、故像煞有價事曰我的新聞、清德宗師傅、常熟相國、已經之後、未死之先、數十年中、誰不說他老人家是個天閹、惟我老厭、自獲親司農遺像而後、見先生白髯飄拂、却大大起了一個疑團、蓋閹官經宮之後、絕對無鬚、舉步亦扭怩如女子、何以翁既天閹、在臺上蹓角、偏不陳琳而伍建章、（打龍袍之陳琳、因其閹也、雖老無鬚、常春恆去隋煬帝之伍建章、掛髯式白三、酷類常[illegible]）老人便問、把細似蒯金台之盤關、瑣碎如瓊林宴的過橋、而不得其要領、昨日與三五友人閑談天、說起某山和尚、多數好色、平常入滬好打雌雉、一當副寺、便遊堂子、掌書記、進一步、好軋姘頭、若升方丈或當家、則老三老二、阿金阿寶、張太太、楊少奶、美不勝收矣、要這般禿子不造以上的罪孽、非飲以脫殼蝸牛之膏不可、嘗聞翁相國少時奇窮、讀書蕭寺、嘗見小和尚吃飯、多拌豬油、即往問老和尚曰、大師徒子徒孫、是喫葷麼、還是茹素、老和尚正色曰、此地清淨佛所、向無茹葷弟子、此話從何處說起、翁悻悻而退、忽一晚夜飯無菜、翁即潛往香積廚中翻覓、覓得佐膳之物、他無所有、惟見廚角有類似豬油者一罐、揭而嗅、嗅而喫、乃携往齋中、偷以拌飯喫、喫餘、意謂老和尚前日之言打誑、清淨場化、何來此等白之物、乃捧油逕入方丈以當之、老和尚曰、此中物非豬油、乃蝸牛膏也、食之則陽物不舉、是老衲手造以饗諸弟子之欲念者、居士竊食如此之多、一生無用矣、奈何、翁以爲老和尚狡獪、不少注意、一笑而出、及長結婚、果然那話蛇伏如蠶眠、丕振不振、乃欲獻懊喪不置、新婦莫明其妙、尚寬慰之、謂來日方長、何必爾爾、後數十年間無子、亦不置妾、人遂謂其天閹、其實非也、否則參參者何自來耶、

色變

（如陸）

（廿七）犬子

高良月山中有小村落曰大栗塢、烟戶僅三五家、疏密如三王之畫、村中有老嫗、牽蘿以居、紡紗度日、豢一犬名阿寶、晨夕偎傍如子、夜入深山密林、搏雉兔以養嫗、無雉兔、雖枯枝敗葉、亦必挽東啣歸以供嫗爨、不令回也、嫗有疾、則蜷伏守床下不少離、嫗紡餘、則跳躍其旁以娛目、如是者十餘年、獲一日、匪特不老、且益健日增、吠聲極大、嫗欲盲、出入必啣杖以引之、一日外出空歸、嫗異之、輟紡而就視、犬數數迴避、意若畏其撫摩者、嫗罵之、即皈依膝下、披閱其毛、見項間已有齒痕、血跡殷紅、知遇大獸、急出藥敷之、不旬日而痊、自是犬遂不甚敢遠颺、雉兔鮮少得來、嫗之膳養漸薄、遂大衰頹、犬亦大現愁容、日惟在近村石壁探嗅、似有所尋覓、旋於巖罅上得一石洞、犬能進去、週圍有餘、虎豹之大不能入、由此犬乃不傍嫗宿、入夜即入崖穴狂吠、村人竊其援也、追蹤之而不能及、遂亦稍之、如是者月餘、一日黌犬啣一虎耳、及兩指爪歸來、嫗之姆前、人皆莫明其故、自是遂不復上崖狂吠、出獵雉兔如常、逾數日、嗆人闢鄰村打得一虎、兩缺一耳、左手沒其兩指、乃存想犬之作用、入石洞以狂吠、蓋引虎也、虎來、洞狹不得入、先以頭試、被犬內噬其一耳、繼以足探、又被犬去其兩指、此理甚明、但此犬何以如是之黠、而能復虎之讎、因是村人見犬、每愛而撫玩之、或竟至嫗所、抱持其犬吻親之、不牢載、有天台僧朝雲者、道經其處、並聞犬吠、即尋聲而去、犬見僧、亂躍狀來如舊識、僧問犬主何在、犬搖尾導之去、入門則見嫗殭臥而死、已數日矣、鼻管有蛆流出、乃呼鄰人棺埋之、埋已、犬伏地泣吠如子、逼頒首謝鄰人、隨僧暱去、後僧朝山回、復過其地、犬尚繞觀其塚、依依不舍云、

神州影片公司

李萍倩 導演

殷工上 孫敏 殷月閑 謝仲父 主演

好兒子

現已攝竣 不日開映

歌壇瑣話

（看客）

一昨爲友人曳往大新、觀梅蘭芳之四本太真外傳、自清元小宴起、至玉真夢會止、劇凡十場、余未觀前三本、不識內容何若、若單就第四本論、則楊予極瘟、穿插又極乏味、故演來殊索然無生氣、至其情節之去取、亦多有不可解處、如天寶死事諸臣、僅演雷海青一節、不知何所取義、馬嵬賜死之後、編制更形散漫、逐幕離湊、絕不貫串、座客頗有莫名其妙者、惟蘭芳个人、演唱極認真、清歌婉舞、頗可人意、以如此上好之人才、演如此絕妙之故事、而其劇乃糟至如此、則不能不責編劇者毫無經驗也、又其配角如鳳卿之玄宗、妙香之力士、侯喜瑞之安祿山、蘆長華之雷海青、張春彥之陳元禮、均草草上下、無戲可做、往觀歐陽予倩之長生殿、以張月亭搬玄宗、查天影搬高力士、兩人演來均極佳、足爲予倩生色、以藝論、月亭天影、固遠不如鳳卿妙香、然而一則能收綠葉之助、一則遽失指臂之效、劇本編制之善不善、其出入如是、此我所以不能不爲蘭芳惜也、余意此劇若刪繁就簡、以一日演完、則場子緊湊、精采必多、今乃衍之爲四大本、又將楊梅爭寵一節刪去、徒增許多毫無趣味之穿插、宜其不足以動人也、是晚李蘊山搬楊通幽、八卦衣內、穿一皮袍子、舒服極矣、或謂此等角色、月包亦需千二百金、上海人之錢眞好賺也、因憶十餘年前、孫漱石先生辦新新舞台、嘗排演唐明皇遊月宮、先生親飾楊通幽、粉墨登場、居然酷肖、一時朋儕之在座者、咸爲之發一大噱、以李蘊山例之、則先生之月包、足值二千四百金、我知先生聞此、偶念舊事、亦必啞然失笑也、

電影明星楊靜我

大新聆歌記

（夫君）

一昨之晚、與老友邱君雙玉、往觀梅蘭芳之霸王別姬、至則門前懸客滿牌、幸雙玉早定座、方得入內、蘭芳叫座之力、可謂大矣、

坐甫定、李萬春之定軍山登場、是齣唱做並重、爲老譚之傑作、非文武兼擅者、不克勝任、萬春演來、多可取處、前後所歌、尤以「師爺說話太欺人」一段二六、最爲動聽、在童伶中、足與前年來滬之楊寶森並駕齊驅矣、

定軍山後、即梅蘭芳之別姬、金少山搬霸王、碩軀雄姿、氣魄甚佳、數聲「哇呀呀」聲若洪鐘、惟白口之蒼勁、不如小樓耳、別姬時唱「力拔山兮氣蓋世」四句、悽愴萬狀、而尤以末句「虞兮虞兮奈若何」音節蒼涼、聞之最令人酸鼻、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悉於是中表出、以愚論之、似較周瑞安爲高明也、

王鳳卿搬韓信、無用武地、蘭芳之虞姬、繡幕乍啟、彩聲如雷、頭二場未見出色、追部卒聞楚歌發怨言、姬在帳中竊聽、知霸王大事已去、一種愁眉不展、挽天乏術之狀、頗能刻劃入微、唱大段二簧、歌喉宛轉、好腔疊出、舞劍尤爲全劇精彩處、且歌且舞、卓有家數、自非率爾操觚者所能、乃知盛名之來、非偶致也、

從軍小紀

（戎馬書生）

少年血氣方剛、志氣靡定、如在滬者、莫不希冀成一電影明星、或爲公司洋行之康白度、蓋明星易於出風頭而買辦易於獲利耳、如在省會之區、則莫不冀在軍政界中、撈得一官半職、其所懷目的、則正與滬地青年、同出一轍也、愚此次浪跡秦淮、所遇友輩、經數次政變、偶掌握兵符、中途相逢、輒互相詢問曰、你上那兒去、我上衙（讀作鋪）門去、聲勢煊赫、令人企羨、余不禁睹而技癢、乃商諸盟兄張君、蓋張翁會任某督軍秘書長且爲某師長之東牀快婿、距未二日、張君欣然以委任狀至、迫啓視、則赫然某司令部副官職也、亟共往謝委、爽服而入、戎裝而出、攬鏡自照、覺英氣勃勃、儼然一軍人矣、余雖職爲副官、直一掛名領薪之人員耳、自謝委以後、迄未一詣司令部、終日惟與張君等看花爲樂、如是者約半月、一日張忽語余曰、明晨十時、師長欲令汝晉見、然汝宜力持鎮靜、既不可魯莽滅裂、又不可畏縮恐懼、余雖唯唯稱是、顧己膽戰心寒、欲存五日京兆之心、避不往見、則辜負張君一片熱忱、思念再三、祇得硬着頭皮而往、時傳達室中、先余而在者、有某縣知事、因在該地供養軍隊不力、爲某營長掌頰、忿氣難消、來省訴苦者、偶居傳達室中、愁眉蹙額、大有坐立不安之態、堂堂父母官、儼如階下囚、可憐亦復可嘆、未及片刻、傳達員即命余入見、師長見余、頗加優待、不但命余就坐、且取案上白金龍見餉、余即以素不吸烟答之、後略問余年歲籍貫、曾在何校念書、操過何業、余俱一一答之、師長欣然曰、爾既有此學問、便在余辦公室內供職好了、言時按鈴傳十二護兵至、聽余指揮、並令余掌管函電及代見來謁之人、一一吩咐畢、護兵遂導余至左室一小間、佈置尚清潔、壁間滿懸手提機關槍盒子砲、勃朗令之屬、然浪漫若余、一旦膺此職務、拘束之苦、不堪言喻、其間最麻煩者、即立正舉手等事、無論余見上官及兵士見余、行禮答禮、日非數百次不可、與供職外人機關、每晨呼哥特冒介者無異、叫苦連天、不啻啞子吃黃連矣、

如是者越半月、忽奉開拔之令、長官士卒、咸喜形于色、蓋彼等不願坐吃無事、甯可犧牲生命、孤注一擲、升官發財、爲意中事、余則憂鬱萬狀、蓋余因好奇而從軍、並非效班固之投筆從戎、以馬革裹屍爲榮者、乃急往晤張君、張君亦不願余隨軍出發、蹈此巨險、亟爲余代請長假、師長早燭余意、謂余辦事有餘、從軍不足、國事定後當可重行相見、張君與余、俱喜出望外、遂搭車仍返秦淮、過我之浪漫生涯矣、

新會樂宓妃

如是我聞

（基督徒）

橫濱橋某浸會、每年耶蘇聖誕、例有慶祝之舉、客歲開會時、曾遭非基督教同盟會搗亂、今次該會因前車可鑒、已託某洋教士出面、遙向某當局借偵衣警探數十名、密佈會場內外、以防不測云、

啟事一

本報十六年元旦不出增刊、三號照常出版、

啟事二

本報主任張一飛君有事北上、所有本報編輯事務、完全由魏驚蝶先生負責、驚蝶爲北京報界之老前輩、筆墨高超、本報亦嘗屢刊其作品、頗得讀者讚賞、自後更當奮其老興、以極有價值之文章與讀者相見也、改以前一切責任、仍由張一飛君負擔、特此佈聞、

愛卿願爲楊玉環

梅蘭芳臨別紀念、大唱太真外傳、臨去秋波、賣力極矣、北里中有謝愛卿者、即去歲之紅先生玉琪老四是也、愛卿貌固腴潤、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當此祁寒天氣、若得與彼美同臥一榻、則海虎絨褥子、無其溫馨柔軟也、吾友張秋虫、爲愛卿稔客、一昨歸室大東、與鳳昔醉施濟公張振宇作方城戲、八圈既罷、昔醉以閫令難違、驅車而去、三缺一固難再戰、守天亮太覺無聊、乃飛花符、徵到玉人、借來老婆、雖云窩不熱脚、然可魂銷眞個、時髦堂差、小坐二五分鐘、惹人心癢難搔、振宇跳踉叫囂、大呼不開心、濟公倚榻閉目、眞成入定僧、秋虫重書錦箋、飛召愛卿、蓮步姍姍、玉人竟到、振宇喜出望外、擁之於榻、秋虫嗔目一叱、薄含醋意、於是左輔右弼、春色平分、愛卿舉起斧頭、斫向虫身、謂梅蘭芳太真外傳、不可不看、秋虫聞言大吃一驚、臉若死灰、良久良久、乃曰、愛卿已具楊妃貌、何用大新看太真、梅郎縱有傾城色、豐腴未必勝卿卿、愛卿格格笑曰、醜子醜子、惹厭得來、時濟公入定方回、即曰、上次蘭芳南下、丹翁曾改唐詩一章贈之、詩曰、梅雪（李雪芳也）爭春未肯降、騷人閣筆費平章、梅須遜雪三分女、雪却輸梅一段陽、今將詩中雪字盡改玉字、雖詩意較劣、然即可移贈愛卿也、愛卿曰、吾固願爲楊玉環、惜今世無李三郎其人耳、秋虫朗聲曰、孤王就是、振宇曰、爾既願做唐明皇、吾即爲高力士矣、濟公曰、若儕今夜排太真外傳、如缺安祿山一角、余當粉墨登場、爲貴妃效力耳、愛卿嬌嗔曰、唔篤禿要討便宜、教吾一千子依亨應酬得轉呢、說畢、提其斗篷、出門逕去、

（落花生）

飾李鳳姐之謝愛卿

張一飛啟事

鄙人現承青島護軍使署友人之招、即日束裝北上、所有本報職務、完全交卸、各界惠函、請寄浦東三林塘萬興米店轉交可也